



1980年，著名摄影师布鲁诺·巴贝拍摄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手风琴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短史记】

# 少年宫的变与不变

近日收官的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流量与口碑双丰收，秦昊饰演的张东升也贡献了“和你一起去爬山”的网络热梗。剧中的这位少年官数学老师因为各方压力成了杀人凶手，少年宫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场所，这一极富年代感的名称让很多中青年观众都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少年宫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前苏联的教育体制。前苏联非常重视儿童的校外教育，早在1925年就明确了建立全苏校外教育机关网络的任务。这些机构与传统的学校教育互为补充，帮助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巩固学校知识、学习职业技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潜能、丰富课余生活陶冶情操。在少年官模式的帮助下，科学家雨后春笋般涌出，他们成年后与美国进行航空竞赛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先一步将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送上太空。

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与教育工作者先后组团前往苏联学习，少年宫是必不可少的参观项目。苏联的有些少年宫选址于沙皇和贵族们的离宫，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宫殿，中国沿用了“少年宫”这个略显尊贵的名称，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重视。

新中国第一所成建制的少年宫是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53年5月31日，在访苏归来的宋庆龄女士的鼎力支持下，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少年宫建立在原犹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别墅上，别墅建筑与草坪占地约14000平方米，建筑入门处是艾奥尼克式的大理石柱廊，内有大小房间二十多间，建筑穹顶、地面与墙壁也全部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大理石大厦”。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宫名，前苏联专家、列宁格勒师范学院院长杰普莉茨卡娅也指导了少年宫的建设。上海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不久，苏联的莫斯科少年之家就送来了价值8万卢布的礼物，大到机床，小到模型配件应有尽有。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建立起来后，各地纷纷效仿，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争取将少年宫修得金碧辉煌，在国家支持下，少年宫蓬勃发展起来。1952年，位于北海公园的北京少年之家已不能满足大量儿童的活动要求，经过多方协调努力，1956年元旦，北京市少年宫在景山公园北侧成立。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北京少年宫成为各地少年宫的模板，选址上也尽力追求改造最好的建筑。区一级的少年宫也不甘示弱，上海长宁区的少年宫是一座城堡一般的哥特风格别墅，北京西城区的少年宫坐落在一套完整考究的四合院里……几年间，全国各地修建了130多座少年宫，兴盛可见一斑。

1949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候正好到了上学的年纪，可此时的教育发展却跟不上，由于学校紧缺，师资力量不足，很多地方实行二部制，即把学生分成两部，上午下午轮流上课。在这种背景下，少年宫很好地填补了学生课余时间的空白。一时间，读书、植树、音乐、棋类游戏、戏剧、朗诵、模型制作、露营、军事训练等多种深受儿童喜爱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在各地少年宫广泛开展，家长们放心地工作，孩子也得到了多种形式的锻炼。

少年宫的鼎盛，还体现在过硬的设施上。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很多最好的设备被送到少年宫，供儿童们学习、使用。工厂先进的车床、乐团中精致的乐器、艺人手里的提线木偶、代表国防科技的无线电和枪支弹药都成为了少年宫儿童们的学习资料。1979年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购进了计算机，1982年成立了儿童计算机中心。辉煌的少年宫、各种过硬的设施，让少年宫的发展在当时进入了鼎盛阶段。

随着少年宫的发展，专业设施的进入，许多大学教授也会进入少年宫指导中小学生的课余活动，同时，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也先后到各地少年宫传授本专业领域里的经验。知名科学家茅以升、华罗庚、黄家驷、陈景润都曾指导过北京市少年宫的科技活动；作家叶圣陶、冯雪峰、冰心、老舍、刘白羽、曲波、杨沫、张天翼、韩作黎也是文学小组的常客；齐白石、蒋兆和、李伯钊、周巍峙、郭兰英、侯宝林等艺术大师也将少年宫的文艺活动打造得丰富多彩。

少年宫的“指导员”们如此有名，想进少年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年要进少年宫主要是通过学校或少先队推荐，被推荐者要参加少年宫组织的考试方可入场。所以一般来说，能进少年宫的学生大多是优等生或专业特长生。即使通过考试，也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少年宫不是每年招生，但会每年考核，在校成绩如果不够优秀，就难以继续在少年宫学习。同样，少年宫也有自己的专业考试，只有把握好校内校外的分配，同时业务精进的优等生才是少年宫的常客。

在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下，各地的少年宫涌现出了大量人才，尤其是在文体领域——著名画家陈逸飞在小学里展现出了板报水平，被推荐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学画，从而奠定了画家梦；作曲家徐沛东出自大连少年宫；蔡国庆7岁考进北京市少年宫；足球教练金志扬被少年宫足球队录取，是第一批接受少年宫训练的足球队员；早期被称为“中国三大少年宫”的哈尔滨少年宫走出了孔令辉、师胜杰、冯晓泉等著名人物……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青少年培训的市场规模逐步做大，有着“公益”气质的少年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混同于层出不穷的商业化培训机构之中。

曾经有某地市民在政府网站留言询问：我们这里的少年宫为啥成了摆设，全是培训学校了。政府部门的回复也很中肯：少年宫属财政差额事业单位，除积极争取上级扶持青少年专项资金外，目前只能通过开设青少年特长培训班保本收费的方式，以维持整个青少年宫正常的运转，但收费标准明显低于民办培训机构。

确实，由于机构体制的变化，公益性质的少年宫也要承担“创收”的功能，除了自己开设收费培训班之外，还有一些少年宫直接将场地租用给商业化培训机构。尽管到了假期能看到少年宫内外满是学生，但同原来那种追求理想的气氛已大不相同。

在变化的时代面前，少年宫的变化也实属无奈，不过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主管部门和少年宫也在积极应对。尽管城市孩子有了更多的课外教育培训的选择，对少年宫已不热衷，农村孩子却很需要这样的课外教育机构，于是乡村学校少年宫便应运而生。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依托农村中小学现有校舍、场地和设施，通过修缮维护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管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课外活动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和运营，得到了彩票公益金的支持。据《人民日报》报道，自2011年起，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了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2011年至2017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47.95亿元，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1.5万所，带动各地自建2.1万余所，1500多万农村未成年人受益。

对于城市里的少年宫来说，让“张东升”向往的人员编制没有变，事业单位的性质没有变，也依然带有公益的底色。近年来，有的城市的少年宫就推出了许多公益活动，并为特困、低保家庭子女提供免费专业培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

最近，54岁的农民工吴桂春因一份留言而走红网络。对阅读的真诚热爱和失业后的淡淡忧伤融化于字里行间，一下子引发巨大共鸣。去留之间，事情发展也出乎吴桂春的预料，东莞市人社部门帮他找到了新工作。吴桂春说：“东莞把我留下，唯有读好书、做好人来感谢。”

今年6月底，由于疫情影响，湖北人吴桂春准备离开东莞，返乡找工作，离别前他来到东莞图书馆，这是他经常去看书的地方。“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万般不舍，跃然纸上，吴桂春不曾想过，百余字的留言，成了他的网络标签。

6月24日下午，吴桂春办理完读者证退卡手续后，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舍不得离开东莞，去外地谋生，另一方面，他实在不想跟图书馆说“再见”。12年的光阴里，图书馆给了他太多的温暖，滋润着他漂泊的心田，这是公共图书馆的魔力。吴桂春不知道这些年在图书馆里读过多少书，他喜欢在这里看书的感觉。作为一名外来打工仔，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吴桂春把图书馆当成“宝藏”，而且“看书真的不要钱”。

吴桂春的反常引起了一位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注意，这是第一位被留言感动的人。不一会儿，这张留言纸就被拍照发到了图书馆部分工作群，随后迅速传播开来，感动了一座城，也感动了很多网友。经有关部门牵线，吴桂春终于在东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距离东莞图书馆不远的社区做绿化养护。6月26日下午，吴桂春再次走进东莞市图书馆，重新办了前几天刚刚退了的读者证，图书馆还为他制作一个特殊的有纪念意义的证件，让他每一次来馆阅读都充满仪式感。

拿到崭新的读者证，吴桂春笑得很灿烂。他说，“东莞图书馆的书籍留住了我的心。”一个农民工用真情告白表达了对图书馆的热爱，图书馆也深情回报了这样一位爱阅读的人，可谓皆大欢喜。

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朴实的吴桂春有些紧张，他总觉得当时“不写点东西对不起图书馆”。他的儿子在微信里说，父亲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的留言，人们会更加关心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境遇。

在吴桂春的床头，常年摆放一本《新华字典》，用来辅助阅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起眼，但足以带领吴桂春启航。

吴桂春并非天生爱读书，过去在老家时读书不方便，加上生活压力大，没有时间看书。来到东莞后，吴桂春为打发时间选择了读书，这在工友中间显得有些另类。面对别人的疑问，吴桂春总是打趣地说，读书是花钱最少、最实惠的休闲方式。

渐渐地，图书馆改变了他的精神家园。只要谈起读书，只有小学文化的吴桂春总能滔滔不绝，特别是历史类和人物类书籍，他甚至自信地说：“现在让我去当初中历史老师的话，我一定会讲得很有味。”

工作暂时有了着落，吴桂春的儿子计划给父亲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号，写写历史类文章，尝试搞自媒体。面对孩子的提议，他想先写简一点的，把平时自己的经历和想法记录下来。

离开聚光灯，吴桂春已回归到正常生活，

复工后依然会面对工作的压力，但他一定会照旧“泡图书馆”，或许在人群中，你认不出吴桂春。这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不能辜负每一个奋斗的平凡人。

根据统计，东莞有超过6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比例如此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吴桂春并不起眼。有人说，爱读书的吴桂春是幸运的个例。其实，难道不是越努力越幸运吗，难道不是越读书越幸运吗？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这才是“书香社会”该有的样子。

有媒体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访者认为作为一个农民工，吴桂春能坚持阅读很难得；近五成受访外来工从吴桂春身上看到在异乡奋斗的自己；近四成受访者因吴桂春事件而改变了他们对外来工的固化认知。

在很多地方，图书馆既是城市地标，也是精神港湾，对于想读书、想汲取知识的人，社会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的人像吴桂春一样幸运。

其实，东莞图书馆的这波“营销”很溜儿，实现了公共服务场所和城市文化品牌的双赢。在阅读多元化的当下，城市图书馆如何打造自身特色，吸引更多读者，不断拓展自身影响力，成为场馆发展的“必答题”。

